

罗杰·格林博士，《宗教改革到现在》，第 23 讲，从原教旨主义到福音派

© 2024 Roger Gree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在他的教会历史课程《宗教改革到现在》中讲的。这是第 23 节课，从原教旨主义到福音派主义。

原教旨主义，我们正在讨论这些。所以我马上就回到这些话题。但星期五，我想读一些灵修读物。今天，因为是宗教改革大会，我知道你们中有几个人昨晚听了马克·诺尔的演讲，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我的意思是，他昨晚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点。由于我们正处于宗教改革会议的中期，所以我想读一下马丁·路德的著作。这是他在 1520 年写的一篇文章。

因此，路德说：此外，放弃各种工作，甚至沉思、冥想和灵魂所能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基督徒的生活只有一件事是必需的：正义和自由。那就是上帝最神圣的话语，基督的福音。正如基督在约翰福音 11:25 中所说，我是复活和生命。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要活着，约翰福音 8:36。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马太福音 4:4 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让我们确信无疑地、坚定地认为，灵魂除了神的话语以外什么都不需要，而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灵魂就得不到任何帮助。

如果有神的话语，它就是丰富的，什么也不缺。因为它是生命之道、真理之道、光明之道、和平之道、公义之道、救恩之道、喜乐之道、自由之道、智慧之道、权能之道、恩典之道、荣耀之道，以及一切无可估量的祝福之道，这就是为什么先知在整篇诗篇119篇以及许多其他地方都渴望和叹息神的话语，并使用了许多名称来描述它。

所以，从马丁·路德开始，这就是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好的，我只是想提醒我们我们在哪里。我们已经很好地了解了原教旨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历史根源，看到了它反对什么，看到了它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人们认为斯科普斯案审判之后，原教旨主义已经消亡，但你瞧，原教旨主义实际上非常精明，尽管它有点鄙视文化，但它非常精明地利用文化手段来服务文化，比如利用媒体等等。所以，人们发现原教旨主义并没有消亡。

所以，有三个结果，我现在正在研究第一个。第一个是对原教旨主义的批判。所以，我还在那里，因为我们还没有完成。

所以，有人必须告诉我我们停在了哪里。无法或不愿意自我批评，对圣经的奇怪看法，表明了，这就是我们对圣经的奇怪看法吗？我们表现出了判断而不是爱吗？我说我要说，判断而不是爱，我会回到这个问题上。宣扬健康和财富的残缺福音。

就对原教旨主义的批评而言，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吗？批评者实际上是在这一传统中长大的，但需要摆脱它，但我们稍后会看到这一点。好吧，假设我要回到审判而不是爱的表现上。我有一个例子，但我会最后在最后再回到这一点。

不，另一个是非历史的。原教旨主义常常（并非总是，但常常）非历史。这是缺乏对基督教宏大历史的认识。

事实上，马克·诺尔昨晚在谈论新兴教会时，在某种程度上提到了这种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了解基督教、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传统的伟大而辉煌的丰富历史。原教旨主义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是非历史的。

就好像是上帝开始的；上帝今早对我说话。今晚我要和你们说话。今晚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教会。

事实并非如此。它可能与整个历史教会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们正在开始它。因此，这种非历史的、原教旨主义的观点非常常见。所以，好吧。

原教旨主义 这些人对它的另一个批评是，原教旨主义往往围绕超级明星建立。原教旨主义存在这种个人崇拜。我不得不说，有时，他们仍然宣扬这种个人崇拜。

看看电视上的一些传教士，不是全部，但看看电视上的一些传教士，一切都围绕着他们和他们的个性展开。当他们的个性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失去作用时，我想到吉姆和塔米·贝克。我想到的不是杰里·法威尔，而是另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福音传教士。

但无论如何，当他们被解雇时，一切就都崩溃了，因为一切都是围绕着他们建立的，围绕着他们的超级明星价值等等。所以这成了一个问题。我想到的是吉米·斯瓦加特。

吉米·斯瓦加特。现在，你不知道这些名字。你太年轻了，不认识吉姆、塔米·贝克和吉米·斯瓦加特。

但当这些超级明星因某种原因被解雇时，他们的整个事业就崩溃了，因为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他们建立起来的。这对原教旨主义来说是个问题。通常会谴责整个教会。

我可能还会再谈这个问题，但它经常谴责整个教会。对于许多原教旨主义者来说，整个教派都是叛教者。这是真的。

在一些原教旨主义者中，情况依然如此。整个教派都是叛教者。因此，他们往往没有社会责任感，缺乏社会责任感，因为他们担心，承担某种社会责任会让我们失去福音的核心，我们也不会再传播福音了。

所以，我非常害怕社会责任和爱邻居。所以，原教旨主义和缺乏与现代知识潮流的接触也是如此。通常缺乏与现代知识潮流的接触，有时也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

有时，如果受过这样的训练，他们就不愿意接触哲学、艺术、历史等等，不愿意做马克·诺昨晚表现得那么好的事情。所以这成了问题。卡尔·亨利提到了一些，只是几个，我们前几天提到过亨利，但卡尔·亨利提到的其他几个不在我的清单上。

但我想，哦，他提到的还有几个。我只想说，其中一个是为他准备的，记住他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另一个是关于基督第二次降临的不恰当的预言。泰德也提到了这一点。

因此，他们提醒我们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有多么重要。我认为，在一些教堂里，我们忘记了我们并没有踮着脚尖等待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但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成了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

似乎其他教义，例如赎罪教义，都处于次要地位，卡尔·亨利在某种意义上为此而责备自己的人民。然后他还提到，在他们的圣经学校和神学院中，经常缺乏圣经神学和圣经神学培训。他们可能接受过布道方面的培训。

没关系。他们可能受过教会管理方面的培训。没关系。

他们接受过教会政治方面的培训。这很好。但卡尔·亨利说，如果没有坚实的圣经神学来支持，所有这些都是坏消息。

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结果，即 D 结果，是原教旨主义产生了三个主要结果。第一个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原教旨主义的批评。所以是的，杰西。

圣经神学 仔细研究圣经文本，认真理解一神论、三位一体、基督论等，让圣经文本向教会传达神学的话语等等。所以，他非常认真地对待圣经，认真对待圣经文本以及圣经文本要教给我们的东西，他发现原教旨主义学校缺乏这些，而他们做到了。而且，而且，是的，就是这样。

有些学校不会提供希腊语或希伯来语来帮助学生进行释经等。但他发现这些课程在学校里很缺乏。好吧。

说明时间。我有一些有趣的东西；我保存了所有东西的档案，我有一个关于原教旨主义的档案，这是一份有趣的档案。我们可以谈论很多关于我的档案的内容，但我只打算使用两个例子。

这类行为表现出的是一种评判，而不是爱。我将从我的大量文件中选取两个例子，我认为它们非常有趣。其中一个例子来自鲍勃·琼斯大学。

那是几年前，当时福音派神学协会的成员与鲍勃·琼斯大学有通信往来。鲍勃·琼斯大学于 1971 年 2 月 17 日给福音派神学协会写了一封信。长话短说，福音派神学协会是由福音派人士组成的一个协会，旨在认真研究圣经、教会历史等。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属于福音派神学协会。这是该协会写信给鲍勃琼斯大学后收到的回信。信中有道，您能否向福音派神学协会整个新英格兰分会表达我们对鲍勃琼斯大学提出质疑的感谢？如果您对我们有任何好评，我们将非常感激。

我要明确指出，我们根本不在乎福音派神学协会对鲍勃·琼斯大学的看法。无论你是否意识到，当你与新福音派立场、社会改革和普世主义倾向联系起来时，你很久以前就与鲍勃·琼斯大学的立场划清了界限。再说一遍，这是原教旨主义、任何形式的社会事工或普世主义事工所担心的两件事。

因此，我一点也不惊讶于分离主义的做法冒犯了你。你早就忘记了这个词在应用于上帝之言时的含义。最后，我建议福音派神学协会开始做一些神学上的改变，或者如果不行，改名为“促进敌基督王国的福音派社会协会”之类的组织也是合适的。

与此同时，你对鲍勃·琼斯大学学校事务的反复干涉在神学、立场和组织上与你毫无共同之处；这是毫无根据、不合理、不恰当和多管闲事的。所以这是一封来自鲍勃·琼斯大学福音派神学协会的有趣信件。在巴灵顿，曾经，大约在同一时间。鲍勃·琼斯有一个媒体中心，他们可能仍然这样做，但有一次，为了我们的一个节目，我们想租一部他们的电影。

于是我们问，我们能不能租你的电影，在课堂上放映？他们给我们回了一封信，说他们永远不可能把电影租给巴林顿学院，因为巴林顿学院是魔鬼。而且因为那是魔鬼和邪恶的，他们觉得这样会有点纵容我们邪恶的生活，所以他们不会把电影租给我们。但另一个例子非常有趣。

想，这是我最接近真正的原教旨主义的时候了。关于这一点还有一点故事，但我就简单说一下。不过我记得当时我正飞往多伦多。

我记得 1989 年的时候我曾飞往多伦多参加一个会议或类似的活动。我得坦白，坦白，坦白对灵魂有好处。我坐飞机时，不会和别人说话。

也许你会，但我在飞行时不会和别人说话。对我来说，当我登上飞机并坐在座位上时，那是阅读、学习和集中精力的时间。我不会和我的邻座说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是一个好的传道者。我认为我是一个好的传道者，也许在其他方面，但我不是一个好的传道者。所以，我实际上记得我当时读的那本书。

我正在读福克斯写的雷因霍尔德·尼布尔的传记，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有机会读的话，这是一本很棒的书。我看到这个家伙在看我的书等等，我就知道他要对我说些什么。我只是有这种感觉，他要说些什么。

于是他开始说话并自我介绍。他的名字是安迪·范登伯格先生，他开始跟我说话。他看到了我正在读的书，可能对尼布尔有所了解，他开始跟我谈论基督教以及他如何成为一名基督徒的。

现在，他想与我分享的重大启示是，他属于新斯科舍省阿马代尔的一个教堂，他坚信这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教堂。所有其他教堂和所有其他基督徒都是叛教者。他想让我相信这一点。

他想向我展示他的教堂是真正的教堂。并谈到了如何展现判断而不是爱。谈论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只是，你知道，请让我休息一下。

不管怎样，我们开始谈论这件事，他对一切都有点生气和紧张。然后他问我的地址，我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给了他我在戈登学院的地址。所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哦，天哪。

然后他开始跟我说他其实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不是一个很友善的人。然后他开始跟我说在他工作的工厂里，没有人喜欢他，每个人都反对他。所以我能提供的唯一牧师建议是，嗯，他认为没有人喜欢他是因为他总是为基督作证。

我说，好吧，你必须这么做。为福音而受迫害，即为正义而受迫害，与因令人讨厌而受迫害之间是有区别的。我的意思是，你必须明白这种区别。我不认为他是为了正义而受迫害。

我认为他因为令人讨厌而受到迫害。无论如何，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他不喜欢这样，所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他说：“亲爱的罗杰，继我们最近在芝加哥飞往多伦多的航班上交谈之后，我很高兴将附件中的信息转发给您，希望您能转向真实而活着的上帝。除非您悔改，否则您将继续被这个世界的精神所欺骗，永远不会理解我所说的，因为自然人不会接受上帝精神的东西。我希望您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很乐意这样做，并接受这种力量，这样您的眼睛就会睁开，您将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的力量转向上帝。

我想他不喜欢我在那边说的话。使你们可以得到赦罪，和一切因信基督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一旦神引导你悔改，承认真理，他就会向你展示你一直以来是如何被欺骗的，以及你是如何被罪捆绑的。

此外，你所属的教会不是建立在上帝的智慧之上，而是建立在人的智慧之上。然而，我所传的福音不是来自人的，也不是别人教我的，而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我期待着回答你可能有的任何问题，当然我不会，因为我对主和救世主耶稣基督安迪·范登堡的爱和服务。所以他把他所有的文献都寄给了我。

这些都是关于忏悔、如何忏悔等内容。我的意思是，它永无止境。然后他谈到了教皇、都灵裹尸布等。

但令我最高兴的是，我所在的公司给我寄了一封他写给葛培理的信的副本。我不会读完整封信，因为葛培理收到的信当然比我的要长。但第一封信是写给葛培理先生的，作为我的主和救世主耶稣基督的战士，我不仅像他一样被拒绝，

这是他令人困惑的存在，你知道，最重要的是，我被这个世界的宗教权威所憎恨，撒旦强大，他们自称是他的门徒，但却像我一样被欺骗了 38 年。

感谢上帝。是的，格雷厄姆先生，你自己就是罪恶的奴仆，是撒旦的奴仆，你为那些本质上不是神、妄称基督之名的人服务。除非你悔改，否则你将死于罪恶和邪恶的力量之下。

撒旦把你变成了基督的使徒，而事实上，你服务于这个宇宙的统治精神。从本质上讲，你仍然认为罪孽是一种像妓女、酒鬼或瘾君子一样的行为，而罪孽是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产物。你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在撒旦权力之下的自然人。

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忏悔，成为一个新人，重生。在我最近的旅行中，我收听了你们所谓的十字军东征之一，欺骗了所有在场的人。你们如何卷起残疾人和残障人士，人们如何为他们鼓掌，同时他们继续解释他们与上帝的关系，等等。

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葛培理得到了它。葛培理布道协会给我发了一份很长的致协会信函的副本。

我觉得这很有趣。World Challenge 做到了。Dave Wilkerson 的团队做到了。

吉米·斯瓦加特，他被解雇了。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的信仰礼拜堂。哈利法克斯的天主教大主教，现在你会认为他真的会得到它，而且他确实得到了。

拉尔夫·伍德罗，福音协会成员，加利福尼亚州里弗赛德市，他给报纸写信，告诉他们生活中的一切是多么糟糕。所以，这就是我对安迪·范登堡的档案。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从未见过任何人会说他们的教会是唯一真正的教会。

那是唯一的一次。我想我偶尔会遇到一些人，他们相信他们的教派可能是唯一真正的教派，但我不认为我见过任何人说他们大约一百名信徒的小教堂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教堂。我的意思是，你必须非常狭隘地相信这一点，而他的视野非常狭隘。

这就是美国原教旨主义。它可以走向极端。安迪·范登堡可能就是其中的极端。

毫无疑问，它可以走向极端，但无论如何，原教旨主义的第一个结果是它招致批评，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想我看到了你的手，杰西。我看到了吗？没有。

好的，有人对这第一个结果有意见吗？或者有人对这些对原教旨主义的批评有意见吗？我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人曾亲身接触过原教旨主义，或者以任何方式接触过，但是……是的，如果我当时只是在读一些侦探小说之类的东西，他可能没有，但他发现自己正在建立联系，然后一旦他建立了联系，我们会聊上整整两三个小时，哦，天哪，这是一种体验。是的。然后我收到了他写来的一大堆信，所以我把它保存在我的档案里了。

好的，第一个结果是批评。好的，第二个结果是，从这场原教旨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一场名为福音派的运动。

因此，福音派与原教旨主义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正如我们提到的，有些人在原教旨主义传统中长大，但他们想脱离原教旨主义。有一个人想脱离原教旨主义，我们稍后会谈到，但他称原教旨主义为“他们强调小美德，却培养大恶习”。因此，有些人想脱离原教旨主义，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福音派的团体。

现在，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全部内容。福音派是我们的下一讲，所以我不会在这里谈论它。因此，第二个结果是福音派。

好的。所有这些的第三个结果是自由主义对原教旨主义的反应，自由主义对原教旨主义的反应。其中最强烈的反应可能来自一个名叫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的人。

好的。那么，Harry Emerson Fosdick。我有没有提供他的日期？我提供了。

1878 年，1969 年。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 (Harry Emerson Fosdick) 可能是当时最著名的广播传教士。他在纽约市有一座巨大的教堂，名为纽约河滨教堂。

它是洛克菲勒家族建造的。你们有人去过河滨教堂吗？如果你从未去过那里，你应该找个时间去看看。它真的很壮观。

它就像一座大教堂。太神奇了。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最终成为了河滨教堂的牧师。

他于 69 年去世，在 40、50 和 60 年代，但他无疑是美国最著名的传教士之一。现在，福音派中还有其他传教士，他们也相当出名，但 Harry Emerson Fosdick 以他的布道而闻名。Harry Emerson Fosdick 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布道，名为“原教旨主义者会赢吗？原教旨主义者会赢吗？”这篇布道被重新发表，在他布道之后，这篇布道是自由派的，更偏向自由派，更偏向美国新教的左翼，发出挑战说“原教旨主义者会赢吗？”当然，Fosdick 对此的回答是“不，他们不会赢，因为我，作为一名传教士，我将与他们并肩作战。”

他确实做到了。他非常出色地揭露了美国原教旨主义的弱点。因此，这导致了三个结果：一是批评，福音派脱离了原教旨主义；二是自由派对原教旨主义的反应，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好的。现在让我在这里说三个结果。我们都同意原教旨主义吗？好的。

因此，就基督教神学而言，目前，也就是我们谈论的这个时期，基督教神学已经从欧洲转向美国。美国在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中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的。我们来看第 12 讲，20 世纪福音派的兴起。让我们看看 20 世纪从原教旨主义中分离出来的福音派发生了什么。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要做五件事，我们将从这一切的背景开始。好的。那么，背景。

好的。我听到了好消息。这是在几周后或一周后，泰德和我即将参加的会议上。让我去拿这个。

抱歉。这是彩排。时间很短，我可以把这个静音，这样你们就不用看了，但是好吧。

好了。我不想要那个。好的。

好的。福音派的背景。我参加了泰德和我将要参加的那种会议。我参加了一次会议，我不知道；那是大约 10 年前的事了，有一位研究员在讲授福音派。

他做了一个关于福音派基础的精彩演讲，以及我们所说的 20 世纪福音派运动的形成和塑造。那天我没有笔记本电脑或任何东西，所以我尽可能快地写作。所以我要赞扬他，因为他说，福音派有五个基本基础，我很喜欢这个。

有五个基本团体，我不知道，它们帮助形成了福音派。那么它们是什么呢？好的。第一，他称之为古典传统，它帮助形成了福音派。

他所说的古典传统是指改革者的传统、路德的传统和加尔文的传统。而今天的福音派仍然受到路德·加尔文和其他改革者的重用。你们昨晚听到的论文，或者你们中的一些人昨晚听到的马克·诺尔的论文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他大量谈论路德、路德的“唯独圣经”以及它是如何形成和形成的。他谈到了茨温利、加尔文和威克里夫。这真是太棒了。

因此，他作为历史学家回归了古典改革传统，毫无疑问，这种传统塑造了现代福音派。因此，这种传统催生了我们所谓的福音派。第二个传统就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敬虔主义运动。

但毫无疑问，敬虔主义是现代福音派的良好塑造者。现代福音派回顾其根源，确实回顾了敬虔主义传统。所以这是第二个传统，这个美妙的 17 世纪复兴运动，顺便说一句，这只是一个提醒，是一场头脑和心灵的运动。

这不仅仅是一种体验运动。这些人非常重视信徒的智力生活。因此，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因为虔诚主义被错误地解释为一种体验，一种路德教带来的事物。

敬虔主义不是这样的。第三个当然是 18 世纪约翰·卫斯理发起的卫斯理运动，以及卫斯理复兴。当今许多福音派都源于卫斯理传统。

这也是福音派之间的一个有趣讨论，但毫无疑问是卫斯理宗。第四个当然是原教旨主义，因为福音派带有原教旨主义的许多教义。他们不喜欢原教旨主义，因为它的精神，那种争斗、内斗的精神，诸如此类。

但毫无疑问，原教旨主义的教义也延续到了福音派。然后他给出的第五类是他所谓的进步派。我喜欢这个“进步派”。

他所说的进步是指对现代世界的自觉意识。福音派教徒对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为这个世界服务有着这种意识，对现代世界有着自觉意识。所以我认为，我希望在戈登学院，作为一所福音派机构，我们能让你对即将进入的世界有某种认识，我们正在训练你成为这个世界的仆人领袖，并在教育领域、法律领域、医学领域或任何你选择的领域，或上帝赋予你心意的领域，带来一场真正的革命。

因此，对现代世界的自觉意识无疑是形成和塑造福音派的另一个传统。现在，他当时说，仍然是作为背景，他当时说的是，将这些人团结在一起的是两件事。首先，一套神学信念。

他们信奉历史神学和历史正统教义。我们所说的正统教义不是指教会。我们指的是教义等方面的正统教义，这也是昨晚讨论的内容。而是一套神学信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诺尔昨晚提到了这一点，因为正是这些神学上的信条教义信念将新教徒聚集在一起，尽管新教教派有很多。第二件事就是作者或撰写这篇论文的人所说的精神。这是一种更新的精神，世界上个人和教会的转变，一场精神更新的运动。

这种精神将这些被称为福音派的人团结在一起，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教派。所以，这是一套特定的神学信念和精神。你知道，当你与福音派人士在一起时，你会有这种精神，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你会听到类似的语言，你知道，上帝会引导你的心，让你符合基督的形象，圣灵会服侍你，等等。

再说一遍，在昨晚的讲座中，我们了解了所有这些语言，这是福音派社区的伟大语言，以及我们如何理解，你知道，不仅是神学，还有我们如何理解福音派生活。所以，好吧。这只是背景方面。

好的。我想说的第二件事是 20 世纪塑造教会的力量。福音派对这些塑造教会的力量尤其感兴趣。

因此，我不会谈论塑造教会的更多社会因素以及塑造教会的社会力量。我不会过多谈论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科学、哲学等等。因此，我选择了四件在 20 世纪福音派形成时塑造教会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至今仍然适用。

那么，好吧。第一，20 世纪中叶确实有一个富裕的时代。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一个富裕时代。这个富裕时代使人们在拥有房屋、拥有汽车、经营企业等方面的生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新世界。

福音派人士想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新世界中服务于这些人？我们如何服务于他们，才能不向他们宣扬某种健康和财富福音？我们如何服务于他们，才能让他们分享财富给他们带来的一切？但是，我们如何服务于生活在这个富裕时代的人们？我们怎么做？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当然是城市化。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或者二战、一战、大萧条、二战之后，许多人都搬到了城市。

当时发生了一场伟大的运动，人们涌入城市，城市化进程加快。对吧？问题是，城市化当然也带来了问题。福音派世界想知道我们如何为生活在世界各大城市的人们服务。福音派如何为这些人服务？我们能像在农业世界那样，以强有力的方式将福音带给他们吗？这可能吗？我想，起初，有些人认为不可能，但后来出现了葛培理，我们将要谈论他。

葛培理来了。他在城市里传道，在那里传道工作非常出色。所以他接触到了人们，当然也接触到了城市里的人们，这一点毫无疑问。

但我想你可以说，这肯定是福音派必须服务的第二股力量。好吗？第三股。他们必须应对的第三件事就是所谓的国内传教。

国内传教。自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以来，福音派一直非常关注国外传教、派遣传教士等。现在，20 世纪也有福音派了。

如果你属于某个福音派，你就会知道，对于该教派来说，传教事业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我想你甚至可以说，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在戈登学院，有短期传教活动，你们有人参加过戈登学院的短期传教项目吗？所以，即使在戈登学院，一所福音派机构，短期传教项目也能帮助你体验美国以外的其他领域的传教工作。

但是，杰西，你去哪儿了？我本来想说回国传教。好吧。你去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密西西比州。

好的。国内传教。国内传教福音派开始坐来说，国外传教很好，但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在我们自己的后院发生了什么？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市区、郊区和农村。

国内传教在福音派社区中变得非常非常重要。杰西，我能问一下你在密西西比州做了什么吗？那里的传教重点是什么？我们去那里，为与社区互动的传教服务，他们的传教工作是多方面的。对。

是在城市里，还是在城市或乡村以外，农业化程度更高？对。对。对。

是的。但是贫困现象很严重。是的。

还有许多需求，许多需求等等。那是你们所在的一个特定教会团体……它实际上是一个组织。一个组织。

就在那个区域。对。哦，对。

对，对，是的。

我不知道，格兰特，您做了什么？我们现在谈论了这个问题，我很好奇，您做了什么？您的职务是什么？对。对。哦，对。

嗯嗯。对。对。

是的。是位于城市地区还是城市外的贫困地区？更像城市。是的。

是啊。对。是啊。

嗯，像戈登这样的福音派社区会有这样的传教活动并不奇怪，因为国内传教活动，不完全是国内传教活动，而是密西西比州的国内传教活动，成为福音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所以这是第三种情况。第四种情况，也许是最重要的情况，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让我们进入了神学，但教会面临的第四种情况，教会面临的一种力量，是我所说的信心危机。

20 世纪中叶，人们曾有过信心危机，而信心危机的起因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已经破产，人们对教会、教会的信息和事工失去了信心。因此，福音派必须面对人们对教会的信心危机，并告诉人们，我们可以为您提供一个事工完善、神学发达、布道精彩的教会，等等。

我们可以为你提供你所寻求的教会生活，因为你不再相信教会能够提供这种生活。因此，福音派希望谈论这种信心危机，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最终破产了。我记得 H. Richard Niebuhr 说过这句话。

最后，第五个是 20 世纪教会面临的力量，这是又一次因权威丧失而引发的信心危机。因权威丧失而引发的信心危机。教会已经失去了传播福音的权威，因为它不再相信福音。

它不再坚持福音。它对圣经文本进行了如此的批判，以至于它不再有任何内容可以向人们传道。那么，如果不是圣经，权威是什么呢？如果圣经不是你在教会所做之事的权威，那你的权威又是什么呢？福音派的回应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权威都是圣经。

我再次回顾昨晚的“唯独圣经”，以及“唯独圣经”如何兼具两者；两者都有积极影响。毫无疑问，它确实有消极影响。但“唯独圣经”的积极影响，马克·诺尔斯昨晚很好地告诉我们，积极影响是圣经，圣经的权威，圣经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话语，将人们引向基督，塑造了被称为教会的社区。

因此，由于教会权威的丧失而导致信心的丧失，福音派能够对此发表看法，并说，我们拥有经过考验和检验的真实权威，正是圣经的权威帮助我们理解基督是谁，他是活生生的话语，这就是权威。因此，福音派带着人们所寻求的权威感。因此，教会面临的 20 世纪力量，毫无疑问，我想，正是这些 20 世纪的力量帮助塑造了福音派。

是的。第一次信心危机是因为自由主义破产了；自由主义破产了，所以人们对教会不再有信心了。他们不再相信教会是他们感到宾至如归的地方。

自由主义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它已经破产了。它没有什么可以为他们提供。

因此，福音派将在某种意义上填补这一空白，并说，我们有一些东西可以塑造你的生活。好的，现在我想说的是，我说过，塑造 20 世纪和 21 世纪福音派的力量，但其中一些力量是人。所以我不知道。也许我需要在这里用一个更好的词。

好吧，首先我要选几个对 20 世纪福音派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我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是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他出生于 1918 年。现在，我很抱歉我不得不这么做，但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出生于 1918 年。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现在 95 岁了，还活着，刚刚在周末讲道。这就是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

现在，泰德和我会记得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的布道方式。当然，你们不会记得，但我们会打开电视或参加葛培理集会，这就是 50 年代和 60 年代等等的样子。所以，这就是葛培理全盛时期的布道方式。

现在，你们当中有人参加过葛培理布道会吗？可能没有。有谁参加过葛培理布道会吗？没有，愿上帝保佑你们。很抱歉。

所以，你无法想象。这真的非常非常有趣。但这是一张典型的葛培理布道照片。

然而，随着葛培理年纪渐长，有趣的是，他成为了大众的偶像，无论你是否是基督徒。在美国和西欧，葛培理成为了偶像。葛培理成为有史以来最受尊敬的人之一。

我的意思是，他赢得了各种奖项。这只是一个例子。这是《时代》杂志，他们的封面故事是关于葛培理的，冬天的基督徒，75 岁的葛培理。

这是 20 年前的《时代》杂志。但这是一份非基督教、非宗教的出版物，它关注葛培理，赞扬他为广大美国公众做出的贡献，不仅对基督教生活，而且对文化生活。所以，当然，我选择谈论的第一股力量可能是葛培理，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和他所代表的一切，不仅对基督徒和福音派，而且对公众，对普通公众。

所以，我会选择他。我会选择的第二个名字是 Harold John Ockenga。他的出生日期如下：1905 年、1985 年。

哈罗德·约翰·奥肯加。非常重要，我们将给出一些理由，他和其他人做过的一些事情。但我只想说，你是怎么认识哈罗德·约翰·奥肯加的？当我提到奥肯加的名字时，你知道他是因为他父亲在戈登学院时他是该学院的校长。

这就是他认识哈罗德·约翰·奥肯加的原因。他是我们的一位总统。哈罗德·约翰·奥肯加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说是一位福音派人士。

如果要列出哈罗德·约翰·奥肯加的所有事迹，除了担任戈登学院院长之外，他还担任过公园街教堂的牧师长达 33 年。他是富勒神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是全国福音派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该协会成立于 1942 年，是一个与原教旨主义有所区别的团体。

他是当今基督教的创始人之一。他策划了戈登和康维尔神学院的合并，成立了戈登-康维尔神学院，之后他又成为戈登-康维尔神学院的院长。所以，我的意思是，只要你能说出与福音派有关的事情，哈罗德·约翰·奥肯加在去世之前肯定是福音派的一员。

我可以告诉你们两个关于哈罗德·奥肯加的个人故事。首先是一个简短的故事，然后是一个让我感触更深的故事。但是当他于 1985 年去世时，葛培理来到了汉密尔顿公理会教堂为他举行葬礼。

所以，你知道去教堂的交通真的很拥堵。那天北岸的一切都有点拥堵，因为这是个日子。这是一件大事。

还有他的朋友葛培理，顺便说一句，是哈罗德·约翰·奥肯加第一次把葛培理带到波士顿，并支持他的事工。葛培理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他的波士顿宣传活动。这确实非常了不起，每天晚上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听葛培理的布道。

他们不得不延长十字军东征等等。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哈罗德·约翰·奥肯加。至于个人故事，我有时间吗？好吧，无论如何我都会讲的。

今天是星期五。我正在上课。1970 年，马夫·威尔逊聘请我到巴林顿学院任教。

现在，马夫在 71 年来到了这里。所以，他在巴灵顿工作了七年，然后他雇用了我，一年后他就离开了。但他本来就打算这么做。

我很遗憾看到他离开。但巴林顿学院正在与戈登学院竞争。我们位于罗德岛，普罗维登斯以东七英里。

我们在学生、师资培养等方面都与戈登学院一较高下。事实上，当我 1970 年去巴灵顿时，那里仍有一些讨论，但已经不怎么严肃了，但早在 60 年代初就有人讨论过我们可能必须接管戈登学院，因为戈登学院当时几乎已经陷入困境。60 年代戈登学院的日子真的很艰难。

所以，巴灵顿非常强大，也许我们必须接管戈登。也许会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最终都会去罗德岛。所以，一切，当我到达那里时，它非常强大。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当哈罗德·奥肯加来到戈登担任校长时，一切都变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是福音派先生。家长们想送孩子去戈登学院，因为戈登是由哈罗德·约翰·奥肯加管理的。我们确实在失去学生，失去学生，失去学生，天平正在发生倾斜。

最后，在 1985 年，我们真的无法再与戈登竞争，所以戈登在 1985 年接管了我们。合并就在那时发生。然后，我们五个人、五名教职员工和大约四五名工作人员在合并后被带了出来。

你们有人住在法林厅吗？我忘了你们有人住在法林厅。法林厅以当了 40 年总统的总统的名字命名。顺便说一句，他们没有这个大厅。我正在看表，但我可能会忘记它。

他们没有宿舍。我们本来要招收 130 名学生，但没有宿舍。我们该怎么办？他们说，我们必须建一个宿舍，因为他们在 1984 年 10 月宣布合并，然后合并将在 85 年秋季学期进行。

我们该怎么办？我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冬天建造一个宿舍。所以他们在场地上盖了一个巨大的泡沫，这样，整个冬天，无论天气如何，他们都可以建造宿舍。当我们带 130 名学生来的时候，宿舍已经准备好了。

学校已经准备好了。那一年我们实际上不得不晚一点开学，但到了 85 年劳动节，学校就准备好了，可以迎接所有学生了。长话短说，这就是另一个故事。

我先把故事讲给你听，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了。但无论如何，这很有趣。我觉得这很迷人。

我们用这个泡泡做了什么？有人知道我们用这个泡泡做了什么吗？我们把泡泡放在了我们的冰球场上，因为我们以前在 Gordon Cog 有一支冰球队。你知道

吗？我知道。我把泡泡放在了冰球场上，这样你就不必站在那里冻得瑟瑟发抖地看着 Gordon 打冰球了。

你可以进入泡泡内部，在里面观看泡泡感觉非常舒适，而且温暖得多。然后，一场大暴风雪降临到泡泡之上。泡泡崩塌了。

他们取消了泡沫，不再有冰球队。所以，戈登的冰球运动就此终结。我不知道是否因此才终结，或者他们是否一直在谈论这件事。

我不确定。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曲棍球了。所以，我想你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故事。

我想说，他在 70 年代初期担任总统。具体时间我忘了，但我想应该是 70 到 74 岁左右，或者 75 岁左右。我得查一下才能确定，但这就是我的记忆。

当然，那时我还在巴灵顿教书，后来迪克·格罗斯接替他担任校长，我参加了迪克·格罗斯的就职典礼。我想那时他大概 75 岁，也许差不多。这就是故事。

我对神学院的合并非常感兴趣，因为我的母校是费城的天普大学。康威尔神学院就位于天普大学的校园里。但是戈登神学院，只要我们这样做，戈登神学院在哪里？弗罗斯特大厅。

弗罗斯特堂是戈登神学院。合并时，戈登神学院的学生都在那里，但钱都花在了康威尔神学院，而且那里没有学生，因为我是大学的学生，所以经常去康威尔神学院的图书馆学习。

我会去那里学习，因为那里非常安静。那里从来没有人，也没有学生，几乎没有学生。所以那是一个安静的好地方。所以，康威尔有钱，戈登有学生，合并来了，我们就开始学习了。

不管怎样，我不知道，我们就在这里。祝你周末愉快。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在他的教会历史课程《宗教改革到现在》中讲的。这是第 23 节课，从原教旨主义到福音派。

